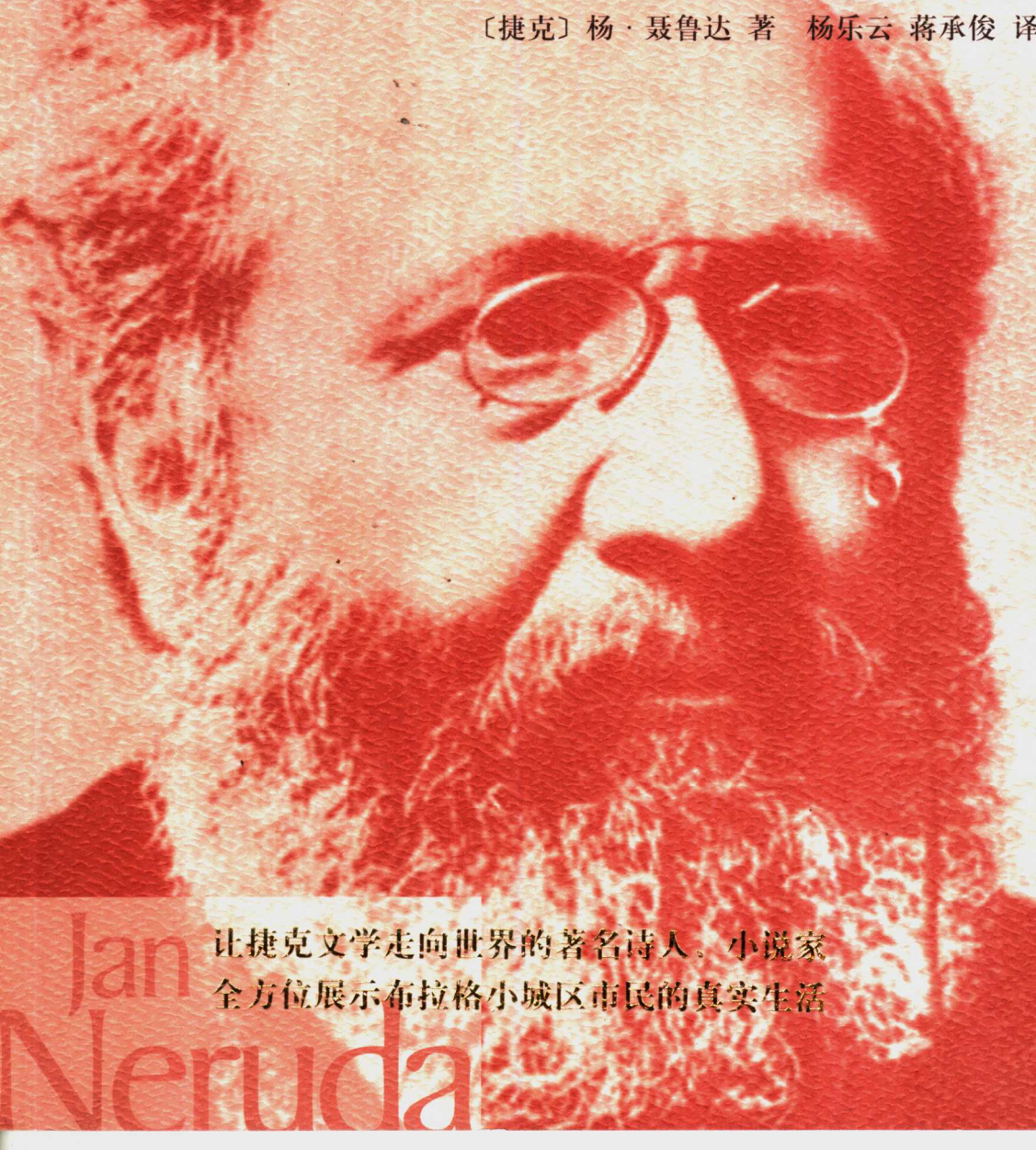


Povídky Malostranské 布拉格小城画像

插图版经典译丛
上海文艺出版社

〔捷克〕杨·聂鲁达 著 杨乐云 蒋承俊 译



Jan
Neruda

让捷克文学走向世界的著名诗人。小说家
全方位展示布拉格小城区市民的真实生活

· 插图小说译丛 ·

布拉格小城画像

〔捷克〕杨·聂鲁达著

杨乐云 蒋承俊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拉格小城画像/(捷克)杨·聂鲁达著;杨乐云、蒋承俊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8

ISBN 7-5321-2834-2

I. 布… II. ①杨…②杨…③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捷克-现代 IV. 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6560 号

策 划:曹元勇

责任编辑:吕 晨 刘祎呐

装帧设计:周志武

布拉格小城画像

[捷克]杨·聂鲁达 著;杨乐云 蒋承俊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21 1/2 字数 204,000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300 册

ISBN 7-5321-2834-2/I·2187 定价:3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483345

目 录

5

安静大楼里的一周	2
理尚奈克先生和斯赫莱格先生	116
她给一个乞丐带来了毁灭	134
鲁斯卡太太的软心肠	148
夏夜絮语	158
害人郎中	178
水鬼	190
沃雷尔先生的一只浸满烟油的海泡石烟斗	200
在“三枝百合花”酒家	210
圣瓦茨拉夫的弥撒	216
这是怎么回事	232
今年万灵节的花絮	258
群像谱	276

安静大楼里的一周



· 穿睡衣的人

我们的感觉是置身在一间密不通风的屋子里，周围是浓重的黑暗，没有一条缝隙透进哪怕少许光线。这里黑到如此程度，以致有时我们仿佛觉得眼前有个明亮的东西在晃动，实际上那只是想象中的一个小红点罢了。

绷得紧紧的感官神经连最细微的生活迹象也捕捉到了。嗅觉告诉我们，这里弥漫着一股油腻味：是许多种粗俗气味的混合体，时而像松木或杉木，时而似羊脂或猪油，过一会儿又仿佛是干李子、小茴香、或者烧酒和大蒜的气味。耳朵里听到了时钟的滴答声。这肯定是一只老式的挂钟，有一根长长的钟摆，末端垂着的薄洋铁皮圆片儿想必已稍稍扭曲。钟摆一味单调地絮叨着，但有时会忽然卡了一下，变成几声含糊不清的嘎嚅，圆片儿也随之轻轻一颤。嘎嚅有规律地每隔不久重复一次，于是这也变得单调而千篇一律了。

与此同时，我们听见了熟睡人的鼻息声。人数肯定不止一个。鼻息声千变万化地交叉进行着，从没有一致的时候，一次也没有。有时这个低下来，仿佛已沉沉睡去，那个却变本加厉，格外有力地吹响起来；一个像钟摆似的卡住了，另一个便急急忙忙赶来相助，而那边角落又突然送出更重更长的一声，好像睡梦的新篇章将另起一个段落。

时钟忽然也出人意料地长叹了一声，接着嘎的一响，似乎打了个引号，钟摆的絮聒变成了窃窃私语。床上有人翻了个身，被子窸窣窣木板床咯吱咯吱一阵响。

4 时钟再次发出嘎嘎的声音，——二，金属清脆地接连敲了两下，——二，马上有人闷声闷气地独自咕哝。又翻了个身，听得出来这人在床上挺直了身子，掀掉被子坐起来了，一只脚碰到床沿上，沙沙地伸进一只笨重的拖鞋，显然两只脚都套上了拖鞋。起身走动了，小心翼翼地迈了几步。这会儿又站住了，手掌在木质平面上摸索，什么东西格勒一响，没错儿，准是一匣火柴。

火柴一连划了几次，每次都是磷烟一闪就熄灭了。又划了一下，这次火柴棍儿断了。划火柴的人生气地咕哝了一句，换根火柴又划起来。好不容易总算打出了小小的火苗，映出一个穿着睡衣的身影。小火苗忽又眨巴起眼睛来，幸而那只瘦骨嶙峋的苍老的手已把它举到一只注满水和油的玻璃杯跟前。玻璃杯里漂着一只软木塞，里面嵌着一根黑秃秃的灯芯儿。灯芯儿点着了，亮光像颗小星辰。火柴棍飞到地上，小星辰渐渐变大。站在它旁边的那个穿睡衣的人——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一面打呵欠，一面揉着惺忪的睡眠。

老妇人挨着一张小桌子站在那儿。桌子紧贴着一堵深色的、将屋子一隔为二的木板墙。微弱的灯光照不到墙壁的后面，因而能看到的只是屋子的一部分。我们的嗅觉没有错，这里是杂货铺的储藏室。显而易见，这间独一无二的屋子是用来既当卧室，又作铺面的。杂货铺

的储备相当丰富，大包大包的日用商品堆成垛。垛上还高高地摆着整筐整篓的货物。墙上挂着一串串和一球球的东西。

夜寒袭人，老妇人不禁打了个寒战。她从小桌上端起灯盏，移到柜台上。这儿摆满了黄油罐，有新鲜黄油，也有溶化了的。罐子上方，5一台天平和成瓣的大蒜与葱头在晃动。妇人在柜台后面坐了下来。她蜷缩双腿，膝盖顶着下巴颏儿，伸手从小抽屉里拿出一个装满线团、小剪刀和破旧杂货的匣子。她把线团和七零八碎的东西一一取出，匣底最后露出了纸和几本书。她并不理会那些写满数目字的纸，只挑出一本书。这是一本占梦书，一本所谓的“大全”。妇人聚精会神地翻着书页，然后读了起来。她不时打个呵欠，接着又读下去。

板墙后面这会儿只听到一个熟睡人均匀的鼻息声了。另外那个不知是被沙沙的响声还是闪动的灯光弄醒，他在床上翻了个身。

“你这是怎么啦？”一个苍老、嘶哑的男人的声音突然从那里传了过来。

妇人没有答理。

“老太婆——你是不舒服吗？”

“你睡你的，”妇人回答，“我没啥，只是冷得够呛！”说着，她打了个呵欠。

“那你还在那儿折腾什么？”

“我做了个梦，梦见了我死去的爹，到早晨会忘记的。这梦别提多活灵活现了。我还从没做过这么清楚的梦哩。哦，好冷啊，都六月



天了！”她摇摇头，继续看书。屋里寂静了片刻。

“现在几点了？”板墙后面再次发问。

“两点多。”

第三个酣睡人的鼻息不那么均匀了。高声的对话惊扰了他。

“你就不能让我们安安静静睡一觉么！你呀，就知道彩票！”

“这可是说对了，在这儿一个人就甭想有一刻儿功夫清静。你睡你的呗，别来管我。”

板墙后面第三张床上的酣睡声停止了，只听他鼻子里重重地送出一口气，醒了。老头儿还在嘟囔：“浪荡儿子深更半夜才回来，刚过一会儿，彩票又闹得你睡不成觉。我的天呀，这算什么日子！”

“你就硬是不让人清静，对不对，说得可好听，什么‘累死累活地干吧，老太婆，会酬劳你的’。连自己的男人都这样，成天就知道唠叨——有能耐把儿子管教管教，那才叫做件好事哩。至于我这苦婆子嘛，干什么都无关紧要！”

“你管教吧，他不是在这儿嘛，你管教这个浪荡子吧！”

“我又碍着您什么啦，爸爸？”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问道。

“住嘴，不许做声，你真有出息！”

“可是我实在不明白……”

“他还不明白！”老头儿冷笑着说，“这个无赖！”

“可是……”

“你住不住嘴？！”

“他还非把你顶回去不行，咱们的儿子可孝顺啦。吃尽辛苦换来的安慰就这个样！”妇人说着又打了个呵欠。

“儿子？这不是儿子，是贼，偷咱们健康的贼！”

“我不是睡着了吗，怎么个偷法？”

“你外加是个二流子，你！”

“是花朵儿！”

“无赖！”

“无赖！”

儿子在床上轻轻吹起口哨来，《啊，玛蒂尔达！》^①

“瞧瞧看，竟然还嘲笑咱们哩！”

“反正他躲不了上帝的惩罚。”妇人说，一面用粉笔在板墙上写了16、23、8三个数字。

“咱们会看到那一天的。不过，但愿那会儿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她收起小匣子，吹灭油灯，摸回自己的床铺去，“到时候他可要后悔，可是来不及了。到时候你就不做声了吧？”

儿子没有做声。

“到时候想求告我们也没门儿了，没门儿，我对你说，没门儿！”

“劳你驾啦，老太婆，别再‘没门儿、没门儿’的了，快睡吧，我困着哩！”

“也得让我把东西收拾起来吧，对不对？上帝啊，上帝，你怎么上我这儿来啦！”

“我还为你神魂颠倒呢！”

“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人到了夜里，个个不老实。”小伙子插了一句。

“那边胡说什么？”

“谁知道他说什么，从来都不安分，不信神的东西！”

“把柜橱扣在他身上，要不咱们干脆把他撵出去吧，马上把他撵出去！”

“劳你驾，你也别再啰嗦啦！这简直是活地狱！”

老头儿咕哝了一句，老太婆咕哝着回敬了一句。小伙子没有吱声。

咕哝声，吐唾沫声又持续了一会儿，然后越来越安静。老太婆睡着了，老头儿又翻了个身，随后也睡着了。小伙子再次哼起曲子来，《啊，玛蒂尔达！》，声音低低的，像一只嗡嗡叫的马蜂。嗡不多时，他也睡着了。

时钟像先前一样，依旧在弥漫着油脂味儿的空气中滴答滴答地响着，不时卡了一下。除此之外，能听到的便只是三个睡熟了的人发出的鼻息声，此起彼落地交叉着，没有一致的时候，一次也没有。

① 当时维也纳的一支流行歌曲。

二 楼里的住户醒来了

人们醒来的时候，六月的朝阳在公寓楼的庭院里已经照射了许久。尽管街上嘈杂的、沉重的车辆声通过甬道和屋顶传进来，楼里最早的脚步声却犹如在拱门底下发出的“咚咚”震响。各家的妇女走了出来，一个接一个，仿佛故意等着别人走过去之后才跨出门槛似的。她们或是光着脑袋，蓬头垢面，或者把头巾拉到脑门上，免得阳光刺痛惺忪的睡眠。她们为数不多，一个个都像不修边幅的女佣人；衣裳胡乱地裹在身上，趿一双破皮鞋，手里提着牛奶罐，有的是空罐，有的已装满了牛奶。

楼里渐渐热闹起来。窗户上的白窗帘已消失，一扇窗子打开了，窗洞里出现了一个人，他望望天空，又看了看贝特静山，然后告诉屋里说早晨天气很好。人们在楼梯上或阳台上不期相遇，互相道一声“早晨好”。

前楼——也即临街那部分——紧边上的一扇窗户里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红脸膛上长满了疙瘩，灰白的头发乱蓬蓬地支棱着。他靠在窗台上，吃力地使劲探身窗外，弄得衬衫前襟都拉开了，露出他那魁梧的上半身。尽管眼下已是六月天气，却见他里面还穿着法兰绒内衣。他朝旁边一扇仍遮着窗帘的窗户望了一眼，缩回身子对屋里人说：“不到七点。”

可是，就在此刻，旁边那扇窗户“啪”的一声推开了，出现了另一个男人。他也是高个儿，只是年纪轻一些。乌黑的头发一丝不苟地

梳理成体面的、固定的样式，仿佛在告诉人们，这发式天天如此，丝毫不变。一张圆的面孔，胡须刮得很干净，但看上去缺乏表情。他身穿讲究的灰色睡衣，手里拿着一块黄绸巾，正在擦拭他的金边眼镜。他对着镜片又呵了一口气，再次擦了一遍，然后戴上眼镜转身面对窗外。正如常见的情况那样，近视眼一戴眼镜，脸上的迷茫神情顿时消失，显得精神多了。这是一张善良的脸，目光友好而愉快。不过，这脸上的每个部位都说明，它在人间度过的岁月已远远超出四十个春秋。稍稍内行的人几乎一看便知，这是一张老光棍的脸。神甫和老光棍的脸，用仪器也可以测出来。

老光棍背靠着—个雪白漂亮的绣花靠垫，斜躺在窗台上。他举目看了一下蔚蓝的天空，又望了望青翠欲滴、阳光璀璨的贝特静山。清晨的景色充满了笑意，这在他的脸上也反映了出来。“多么美啊，起身还应该早一些。”他低声自语，目光随即扫向后楼第三层的楼面上。在那里，只见—个女性的身影在一扇关闭着的、又清洁又明亮的窗户后面—闪。老光棍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喏，没错儿，准是贝比奇卡——约瑟芬卡，下厨房了。”他又低声自语，说着他的手微微—抬，右手指上的一枚大钻石戒指划出了—道耀眼的光芒。这吸引了老光棍的注意，他的视线不禁回到了自己身上。他把戒指稍稍转了—下，使那颗钻石端端正正地对中指的关节，接着又拉了拉挺括的袖口，然后带着明显的赞赏神情细细端详自己那双胖乎乎的、白皙的手。“晒黑—些不碍事的，有利于健康。”他—边低声说着，—边把右手举到鼻

子前，仿佛要闻一闻，用以证实健康是否正在增长。

12 对面三层楼上，通阳台的门“吱呀”一响，门里走出一位年约十八岁的俊美姑娘。她无疑是晨光的化身！苗条的细高个儿，模样长得妩媚动人。浓密的深色鬃发从额角波浪似的披垂到脖子上，头上系了一根朴素的天鹅绒绦带。圆圆的脸庞，清澈的蓝眼睛闪着真诚的光芒。她双颊红润，皮肤娇嫩，秀气的小嘴巴嫣红嫣红的。她的整个儿面容给人留下一个非常愉快的印象，尽管人们私下里也承认，她的五官并非十全十美、毫无瑕疵。可是，在如此愉人眼目的整体中，谁会立即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小缺陷呢！那双娇小秀美的耳朵肯定是无懈可击的，它们是那样的惹人怜爱，虽然耳垂上只戴着一副寒酸的小小的银耳环。除了这副耳环之外，姑娘身上没有别的饰物。她的雪白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黑色的细绳子，上面也许垂着一块宝石，可是今天我们看不到，因为姑娘把它贴身藏在丰满的胸前了，而那件细条纹浅色衣裳的扣子却一直扣到了脖子根。尽管姑娘的这件衣服无论颜色或式样都很平常，穿在她身上却也格外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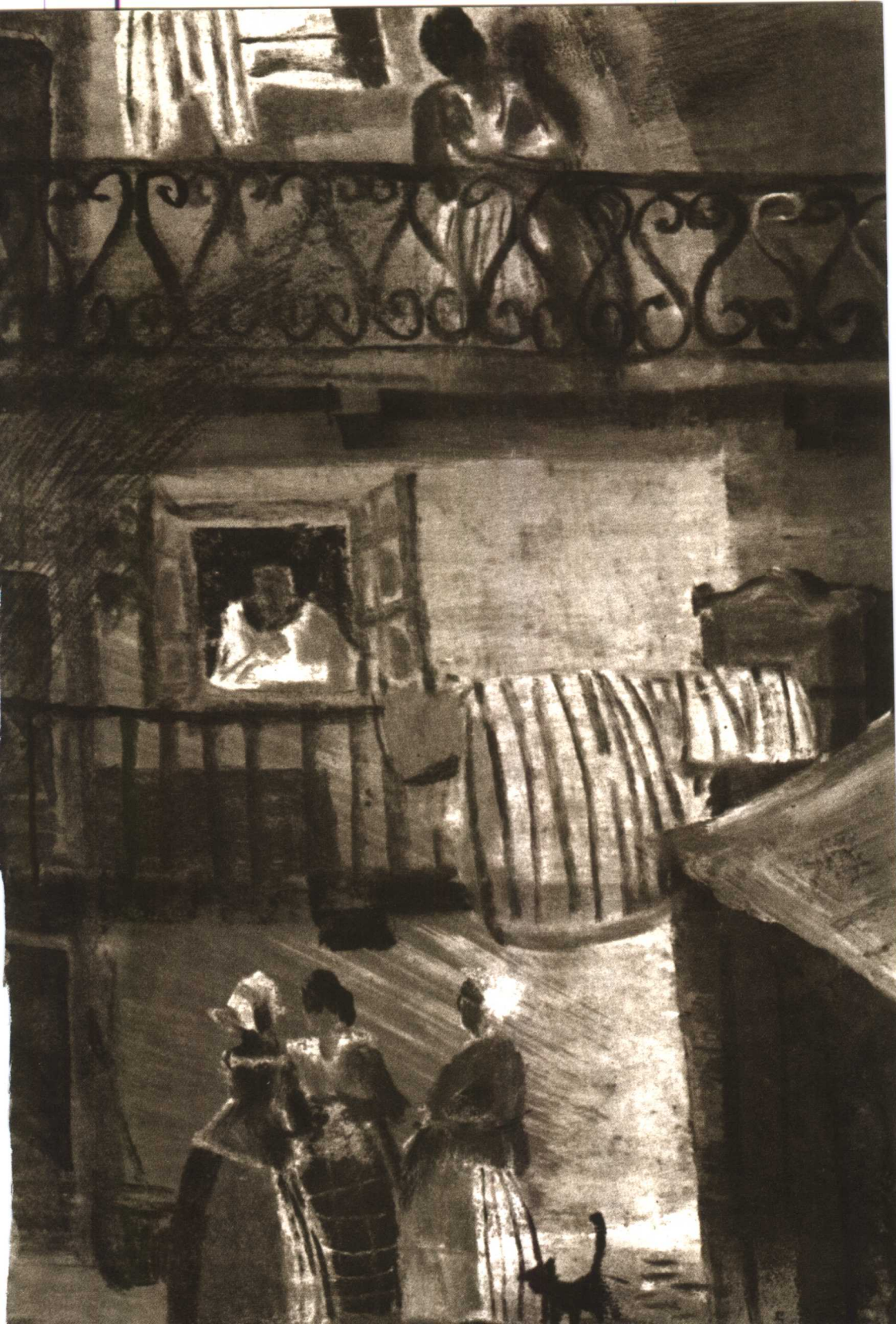
姑娘手里捧着一个赭色小罐，罐上盖了个洋铁皮盖子。

“早晨好，约瑟芬卡！”响起一声洪亮的男高音。

“早晨好，博士先生！”约瑟芬卡回答，亲切地微笑着朝对面的窗户看了一眼。

“端着早饭这是上哪儿去呀？”

“到楼下冉宁卡小姐家去。她病了，我给她送点牛肉汤去。昨儿



特意给她留的。”

“冉宁卡病了吗？这可真是奇闻！她那屋里准跟牢房差不多。终年不开窗户，外加还养了一条惹人嫌的狗；昨儿晚上这条狗又叫又嚎，闹了整整一宿。咱们得去找个杀狗的来！”

“瞧您说的，”约瑟芬卡不高兴了，“这不是要把冉宁卡小姐活活急死！”

“她究竟害的什么病呢？”

“人老了呗。”约瑟芬卡神色忧伤地答了一句，转身朝螺旋形的楼梯走去。

“好心肠的贝比奇卡——约瑟芬卡！”博士喃喃自语，目光牢牢地盯着二楼的楼梯口，姑娘打这里走过之后，他的视线又在下面通院子的门口等候她了。

约瑟芬卡穿过院子来到底层的一扇房门前，握着门把手转了转，门是锁着的。她嘎吱嘎吱地转动把手，并且在门上叩了几下，屋里却没有反应。

“敲窗户！”博士在自己的窗口给她出主意。

“这不管用，不是敲，得使劲擂。不过贝比奇卡不会使劲擂。您等等，让我来！”一个声音从院子里甬道口的台阶上传了过来，接着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小伙子已两步跃下台阶，一转眼的功夫就站到了约瑟芬卡的身边。小伙子身上穿了一件薄薄的灰色夏衣，没戴帽子，满头乌黑的鬚发。他的脸轮廓鲜明，一双眼睛炯炯有神。